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雅觀樓 第五回 賀新年途間逢舊雨 感寒疾夢裡入陰曹

這賴氏想到費人才家：「止母子二人，住了兩三間房子。在他左近尋一所大些房子，先安置費母子在內，我與費奶奶拜為姊妹，觀保便是他姨姪，明年一娘娶到他家，豈不是兩全其美，諒費家母子不能推辭。獨這兩三天，費人才不到我家相應，明早到他家去面談。」次早，賴氏到了費家，見了費大娘，問及費人才，說：「連日代人管件閒事，羈絆住了，故而三日未來陪府上少爺。小兒一切，蒙太太盛情，念念在心，無以為報。」賴氏便說：「相好莫作客話，還有一事奉求。」賴氏把所想之事，一一說出。費大娘大喜，滿口應承。「房子仍托令郎代覓，看定成交，到我處來兌價。」當下賴氏，約費大娘並伊子到家，先結拜姊妹，然後觀保拜認姨母，錢家添出一門姨親。錢是命終日在樓，並不管賴氏這些閒事。銀子出入，俱賴氏經理。費人才在家，母子商議說：「尋房不如自起，我家屋後，現有空地，平常種些菜蔬，莫若撮他有錢財主，起造朝南三間，兩廂大大一進，後邊餘地，可起幾間廚房下房。有法懲憑他，包管一說便成。」果然費人才向賴氏說：「外邊房子盡有生處，居住總不妥貼。兄弟年幼，且此事到底略為牽強，府上有此事業，外面人都曉得，若離家過宿，太遠亦不便。」費人才即將商議辦法，細細說與賴氏。賴氏大喜，說：「好極，就如此行，索性連府上外面兩三間，一起動手，改作客位。太太同賢姪，先請正室住下，留一房間與觀保，豈不大妙。」費人才故意推說：「我家仍住舊屋，後面空地，借府上蓋屋，為兄弟恭喜娶如夫人之宅。」賴氏說：「還好哩，我家觀保，諸事要姨娘照應，與親生一般，將來他兩口兒，要格外孝順你家母親才是。賢姪這般說法，不像至戚。」費人才說：「如此真切，光莫大矣。」賴氏說：「套話莫說，拜托把匠人叫來，一切起造花樣，都托你辦，到我這裡兌銀。」費人才說：「敢不盡心。」銀子湊手，諸事易辦。不一月間，已起造畢。這裡費人才代錢家監工，尤進縫得便即帶觀保到雙喜堂，與陳一娘相會，兼將一娘身價，與翠官談定。其夫陳一子，得銀三千兩，當兌五百兩，餘十二月三十日，銀票一紙，交人給銀。外二千兩，偏手使費，也到一娘進門兌。與賴氏說知，一切如命。費家房子已成，費大娘先搬進住下。陳一娘探得本京人差出，即著小廝來請觀保，到堂過宿。凡到一次，總用十餘金不等。賴氏又要了一娘衣裳尺寸，代他做四季衣裳，打造時尚首飾。忙了幾個月。不覺一年將盡，這本京人，要跟本官來年進京，遂與一娘打賬。一娘喜出望外，其夫又急需錢項，年下應用，催促錢家拾人。這觀保巴不得，即娶來家，就於三十日，用一乘小轎抬到費家新房。當夜將銀兌清訖。觀保如得至寶，不暇擇日，就與一娘舊店新開，成其好事。尤進縫這一夜，將二千兩交與翠官，開發一切，仍餘一千六七百兩，便就在高翠官河房守歲，天明始回家拜年。觀保亦於次早，回家拜年。新正賀節事畢，賴氏欲見一娘，到初四日，只說到費府拜年，錢是命那裡得知。賴氏見了一娘，滿心歡喜。一娘向賴氏請安磕頭，又遞上一碗蓮子果茶，代太太發兆。賴氏遞手赤金二錠，一娘又下禮說：「多謝。」這賴氏，原是放印子錢，做稍嫖的人，那裡受過這種恭維，真個心滿意足。不時就過來走動，愛如掌珠，只瞞了錢是命一人。錢是命雖無多朋友，有幾家親族，一兩個朋友。到平時，足不出戶，亦不大下樓，銀錢出入，交與賴氏。

也是合當此事要破，有一個文盛錢莊老伙計，京江人氏，姓周字厚安。為人口快心直，自錢是命過店之後，幾年不曾見。今日途間巧遇，便喊：「吳老爹久違了。」說兩句新年套話，便邀錢是命到茶館，少坐談心，將觀保娶有夫之婦為妻，告訴錢是命。雖然錢知債主找到，聽這番話，不覺又氣又恨。說：「怪道如此，他母子瞞我，做出這種事來。」繼又暗想：「若家去與他們理論，又怕賴氏說出惡言惡語。不如代觀保完娶尤家親事，了其首尾。事後已不與賴氏說，帶幾兩銀子出門，訪一禪門高僧，拜他為師，懺悔從前過失。」主意已定，與京江人無多談，各別。次日，與賴氏說：「觀保今年已十五歲，人已長成，早晚須煩媒保，同尤親家說，今年擇吉，代他們成其百年大事。」賴氏說：「老爹今年要大發了，我說你也該把兒子身上事辦辦，終日登在樓上，對著個觀音，磕頭燒香。你又不是個和尚，菩薩賞了你個兒子，你還求他甚的。休整年也不與我同牀，難道叫我找人代你再養個現成兒子。」錢是命說：「你又來說笑話，有個兒子就罷了，如今代他們成就起來，明年你就可抱孫子了。」賴氏歡喜說：「老爹莫說空話，就要去辦，一切事有我料理。你辦桌酒，請媒人家來談談。」於是，錢是命請媒吃酒，兩邊說定，擇了吉，於八月二十一日過門。賴氏忙兒子親事，少不得費、尤二人。觀保自得一娘，足有三個月不曾出門。高翠官收了門頭，辭了王伙計，二保、福官隨母帶去，房子退與業主。尤進縫要娶翠官，同父親尤老實說是大家打發出來的小老婆，有二千金現物，首飾衣裳在外，又不花費多錢，只用擇了吉日，用一乘轎子悄悄抬到家中，衣裳什物到日發來。尤老實信為真事，滿心大喜。此是尤進縫娶老婆一段佳話。

還有費人才，代賴氏起屋，兼觀保娶親事，大有沾潤。語云：「飽暖思淫欲。」他見尤進縫娶了翠官，觀保娶了一娘，獨他當日相好王二保，自翠官脫籍，二保不知何往。原來王二保是本城剃頭王二老婆，雖不甚美，卻生得油樣。從前未上門頭，閩人甚眾。後來王二將他送到翠官家做伙計，頗得客家歡心。今翠官歇業歸家，意在重尋舊好，費人才亦思敘舊。一日遇於途次，二保邀至家中吃酒。他二人是渴衷初解，嗣後得便即往。王二素有生癖，與二保琴瑟久懸，竟聽二保自便，且可博金。費人才想到自己尚未娶親，與二保商議說：「你做王二之妻，若非你有相好，豈不終年守寡。」二保說：「他與坤道，惡之如矢，終日在矢裡尋樂境，我也不喜他來纏我。他能開籠放鳥，你也未娶，我跟你家去，一夫一妻，那裡還做這些勾當。」費人才說：「你若真心跟我，你問王二肯賣你否？如賣，我出銀子，憑媒嫁我。」二保說：「你今日莫在我家宿，等他晚間回來，我套他口氣，明日你來討信。」費人才說：「我去了，明日耳聽好音。」二保心中暗想說：「觀保現將一娘娶在費家，觀保與我有一次之交，將來我去，他斷不能忘我，豈不是一舉兩得。」王二家來吃晚飯，二保即說：「你今日不必出去打兔子，在家裡睡，我同你有個心談。」王二說：「奶奶，你連日頗有個把腳，難道還吃不夠哩，又找到老王了。」二保將王二啐了一口，罵道：「嚼舌頭哩，我同你說正經話。你曉得，小費子被我盤住了。他想買我家去，我同你是一個人，如今同你商議，將計就計，賣與他混幾個月，捲他一股大財出來，叫做放鷹。他若不依，就告他一狀，叫他嫌的不義銀子，花消乾淨。」王二說：「你好主意，就如此辦法。」當晚，王二過了一宿，次早出去，費人才即來討信。二保說：「我代你辦得便宜，有觀保撒下幾個錢。」費問若干？二保說：「便宜得很哩，連靡費二百金，人即到你家了。」費說：「就是。」又問：「你二人說定，沒得反悔了。」二保說：「決無反悔，如今就憑隔壁做媒王媽媽寫張喜書，明日即可抬人。你須家去收拾房間，辦齊銀子，莫漏風聲，怕有攔妝打降爭論。」費人才說：「我即去辦事。」當下回家，與費大娘說知，旋即讓出房間，移向廂屋，取銀去做事。到次日晚間，一乘轎子，抬到家中，草草成禮。從此，一娘不悅，時刻提防觀保不題。

且講賴氏，代觀保辦理娶親，每每已屆七月。觀保終日與一娘形影不離，費、尤辦自己親事，兼辦觀保親事。這半年如在霧中過去。錢是命在樓間，秋來偶感寒疾，賴氏也不經意。一日夜間，合眼睡去，見有二青衣持票至樓。票標：「吳文禮即錢士俊，該差扭赴來轅」字樣。錢不知不覺飄飄蕩蕩，隨二青衣至一大衙署，彷彿那廟規模。上坐一位官長，又聽有人報名：「吳文禮帶到。」錢是命匍匐階下，聽上面叫：「吳文禮，爾本無賴細民，不能安貧。先聽妻言放債，盤剝人家幼年子弟，賺有多金；後開店，又聽妻言，乾殺西商十萬金。西商控爾案下。爾家供大士求子，已命西商托生爾家，消此十萬之金。爾又畏強妻，不教之以正。明示前因與爾，爾坐觀成敗，任交匪友，不日財盡，仍有困苦，以債暴殄之愆。爾妻曾逼一富家子，私債未償，致尋自盡，累人斬祀。此子祖父，控爾妻案下，爾妻陽壽未終，尚有惡報。了結後，冥間自有發落。爾壽已盡，虧爾平日虔奉大士，今大士為爾救苦，減去大罪一等，發在窮鄉，做一迂腐秀才，終年教一副館。有八口之家，無百畝之田。日聞號寒啼飢之聲，一世不見細絲白紋，惟得幾弔青蚨，養活老小。今權放爾回陽，將此言傳諭爾妻知之。」言訖不見，仍臥在牀。天明，即喚賴氏上樓，將此一番言語，說與賴氏。他不信，說：「你是個時邪之病，有鬼曉得我你隱事。來戲弄你的王爺，獨不拿我去吩咐，可想而知。」錢是命又將生觀保時，恍惚見西商進去，一並說出。賴氏說：「這更沒相干，我記得不來的。你放精神些，兒子快是穩婆家老伙娶親了。我下去，把

幅天師符掛上樓來，再代你到東嶽神堂，請兩個香火，今晚來代你退送。再尋服秘方丸藥你吃，自然就好。」錢是命心裡明白，說：「這些事都不用做，我今日下樓住。」賴氏說：「原該下樓，等兒子娶親，我們老夫妻受拜。那個人家像我家，又沒有鬥氣，整年不同牀共枕，也是件好笑事情。十幾年陰陽不和，人都乾出病來了。我下面煨粥你吃，好來攙你下樓。」這賴氏也是個騷貨，聽得錢是命下樓，指望做些關目，病就好了。這一下樓，有分教：

陰曹添個看財鬼，從此門庭鬼更多。

畢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